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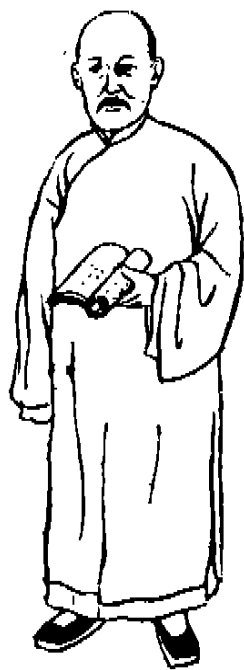
李

塏

(西元一六五九—一七三三)

楊承彬

## 一 生平略歷



李塏、字剛主，別號恕谷。直隸（今河北省）蠡縣人。清朝順治十六年（西元一六五九年）生，雍正十一年（西元一七三三年）逝世，享年七十五歲。

恕谷先生的父親明性先生，曾是明朝的諸生，學識淵博，又以孝行稱於鄉里。當時大儒顏元（習齋）看過明性先生的著作，非常佩服，就以父輩奉他為師；習齋先生曾說「生平父事者五人」，明性先生是其中之一，可見他當時在學術上的地位和德望。明性先生死後，顏習齋同好友們就贈他一個諡號，稱做孝愨先生，以表示對他崇敬與懷念之意。由於習齋師事明性，他自身又是飽學之士，所以恕谷先生少年時代即受教於習齋，習六藝之學，並模仿習齋作日譜（日記），記載所學心得及言行得失之處，非常認真。從此恕谷和習齋，亦師亦友。習齋的一言一行，影響他的一生；習齋的學問，也因他而得以廣播流傳。因此，後代的學者，談顏必談李，研究李必想到顏，並稱為顏李學派。

恕谷先生習性勤儉，一生克苦耐勞。少年時代家境清貧，「食糠覆，衣鶉結」。稍長以後，耕田

為業，並且偕同妻兒一齊勞動，縱遇到荒年，他們仍然有收成。他雖然生活貧苦，可是好學不倦，跟從顏習齋求學時，相隔三四十里路，經常步行前往就教。他二十三歲便在家中設館教授學生，嚴格認真；二十七歲到京城講學，受教的人很多，一時聲譽大噪；有些達官貴人，爭相延聘，但他並不以此為榮而欣然接受，還是一派書生本色，抱持著清高的風範與磊落的氣度。

他的講學，並不侷限於一地，喜歡雲遊四方，西至關中，南走蘇浙，足跡遍佈長江黃河流域；而且每到過的地方，便結交很多朋友，他曾經說：「凡海內道學才雋通儒文士，無不委曲納交者。」有些豪紳顯宦，也自動來向他求教釋疑，成為知友。當時知名學者如鄞縣萬斯同、太原閻若璩（百詩）、武進惲鶴生（皋聞）、上元程廷祚、桐城方靈皋等，都很推重他。茲舉兩件事例：萬斯同在紹寧會館講學，恕谷先生南遊，某日到館拜訪，斯同即刻施禮並向學生們介紹說：「此蠡縣李先生，負聖學正傳，非予敢望。」其受敬重如此！習齋死後，恕谷先生晚年遷居博野，重修習齋學舍，收徒講課，桐城大師方苞（靈皋），因為素識恕谷的學問，便叫他的兒子道希來跟恕谷受業，可見當時他在學術上的顯著聲望。

恕谷先生的淵博學識，一方面固得自家訓，但主要的是承受了顏習齋的衣鉢，發揚而光大之。他曾說：「愚之所傳者，顏習齋之學也。」事實上，他的學識較習齋還要廣闊些，走的路比習齋遠，接納的朋友也比習齋多；從良師益友的切磋中，從論學問道的研討中，使他成為一位飽學之士。另一方面，除跟顏習齋求學外，並且曾追隨幾位名家研習六藝，如清史儒林列傳所載：「瑛弱冠學禮於元，

又學琴於張而素，學射於趙思光，學數於劉見田，學書於彭通，學兵法於王餘佑。……學樂於毛奇齡，盡得其舊所傳五聲二變四清七始九歌十二律諸遺法，並受其經學。」而毛奇齡還曾稱讚他是「蓋世一人」，非常賞識他的才華。由此，使我們瞭解到恕谷先生的學識確是淵博，在當時能夠精通六藝的實不多見，無怪顏習齋在他答李堦書裏曾說：「吾所望與於此道者，惟足下一人。」

恕谷先生天性耿介，好學務實，畢生的時間，大多都消磨在做學問上，對從政不感興趣，他雖然曾有數次做官的機會，但多是避而不就；最後一次在六十歲的時候，被選任通州學正，在位僅兩個多月就辭職還鄉了；從此深居簡出，專務教學和操持家事，直到暮年。

顏習齋在世時，常誡學生「減讀誦以專習作」，也不喜歡耗費太多精力去埋頭著書。然而恕谷先生的著作仍然很多。遺著有周易傳注七卷、筮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傳注一卷、中庸傳注一卷、傳注問一卷、李氏學樂錄二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小學稽業五卷、論學二卷、詩集二卷、廖忘集一卷、恕谷後集十三卷、閩史鄙視五卷、天道偶測一卷及所纂顏習齋年譜二卷等，流傳於世。

## 二 基本教育觀念

### (一) 實用：

恕谷先生和他的老師顏習齋，都注重實用價值，認為事物的理則在能盡其用，盡用纔可產生那事

事物物的作為與效果。習齋曾說：「耳聰目明，肢體健，利吾身之用也。」（年譜上）又曾說：「人者天地之孝子也。其肖乎天地者，人之全體也；其孝乎天地者，人之大用也。……故曰人得天地之中以生，一體不全則為不肖，一用不大則為不孝。」（習齋記餘六）恕谷先生更進一步闡釋：「求學有用，當人先求有用。目盡明之用，耳盡聰之用，心盡睿之用，以至言貌皆然。若視聽言貌塊然頽然不端不靈，不大不遠，雖曰講經濟無所用也。」（恕谷年譜五）

以上所引顏李兩位先生共同的想法，均以「體」「用」關係結構說明事物的理則。雖然他們都拿人的五官百骸為例，但推諸世間其他事象，也莫不有體有用，無體則用無所施，無用則體成為一具死體；萬事萬物凡對人生能夠產生效用的，它纔真正是一種有價值的事物或觀念；如就事物的本體來說，實用確是它的最大目的。譬如一支毛筆為的用來寫字畫圖，一個茶杯為的用來喝水解渴，一種法律為的用來維持秩序或解決民困等等……都有它實用的目的。同樣道理，為學在於致用，如何做到這一步？就必須建立讀書的正確觀念，和有效的讀書方法：反對靜坐、空談及誦讀、寫作，注重實用與習行，實用以見真，習行以明理，這便是顏李共同持有的基本觀念。

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曾主張一切真理建築在實用價值之上，凡對人生有用或經實驗而產生效果的知識纔是真知；其應用於教育原理上，有所謂「做中學」，即一切知識經驗是從實習實作中獲得的，惟有這種知識經驗，纔能對人生產生實用價值；所以教育的目的，無非獲得有用的知能，利於人類適應環境而已。這些觀念，如果拿顏李學派的思想來對照，幾乎東西如出一轍，相映成趣。

## (二) 盡性：

中庸裏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第二十二章）孟子則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盡心上）前者是叫人本乎誠心而盡性，後者是盡其心智而知性；所謂盡性，指盡人性和盡物性，知性也是含有知人性與知物性的意思，最終都會達到一個「贊天地化育」或「知天」的至高境界。所以教育的目的，是教人盡性或知性，使成為「天人相通」的完美人格。不過先聖未能具體而微的指出怎麼盡人之性和盡物之性或知人之性和知物之性，難免流於玄奧，到宋代以後，學者更誤解為「存心養性」，倡「靜坐」以明理，於是脫離現實，尤令人莫測高深了。

清初學者，對於宋明理學家大肆評斥，顏李便是其中一派，有云：「試觀兩宋及今五百年學人，尚行禹、益、孔、顏之實事否？徒空言相續，紙上加紙。」（習齋記餘卷一）又如說：「三代以前不言性而性存，宋明以後日言性而性亡。」（李恕谷年譜卷二）兩人均抱繼絕舉廢的志向，力倡恢復古代文（文王）周（周公）孔（孔子）孟（孟子）的聖道，跳出空中樓閣裏的紙上談兵，而實事求是地走入現實人生討論問題，主張習行與實踐。所以他們對於「性」的解釋，一反宋明學者的態度，認為「盡性」在於吾人形質的實踐。恕谷先生曾說：「聖學踐形以盡性。耳聰目明，踐耳目之形也；手恭足重，踐手足之形也；身修心齊，踐身心之形也。形踐而仁義禮智之性盡矣。」（年譜卷四）這段話正給予孟子的性善論下了一個註腳。

人要求得道德上的完美，必先實踐他的各個官能的形質（即氣質。習齋曾說：「此形無他，氣質之謂也。」）；目盡其明，耳盡其聰，手足盡其恭重，身盡其修行，心盡其智慧。每種官能都達到圓滿的實踐，也就是恕谷先生所說的「踐形盡性」，非但成為一個健全的人格，而且可以成聖，所以顏習齋說：「極神聖之善，始自充其固有的形骸。」所謂「充其固有的」，亦即「充其本然之善」，孟子所說的「良知良能」者是。因此，我們認為李恕谷要人踐形盡性，使能擴充固有的善端，也可以說是教育上的第二種目的。

### 三 教育方法

#### （一）進德方面：

1. 立志：恕谷先生少負「狂志」，很想大肆施展一番，曾自豪地說：「欲起而馳驅天下，建功立業。即萬一蹉跎，亦必講學明道，大聲疾呼，以覺斯民。」（與溫載楮書）又曾說：「夫學而不以希聖希賢卓然千古為志，雖行已無大錯迕，僅僅鄉黨自好者耳。」（贈劉生序）可惜他的抱負沒有完全實現，只是在「講學明道」方面，發生一些影響而已。

他教育學生，主張立志，而且志向要遠大，要堅定。某次他問一位學生馮生辰有甚麼志向，馮說：「修己及人，守先待後。」恕谷先生雖稱讚他一番，不過說這僅是「士人之志」，需要更進一層。譬如說：「志登千仞之臺，十仞百仞而止，志惡之矣！」（後集卷九）這段話含有兩種意思：其一、

志向要高，例如登高，不當「十仞百仞而止」；其二、志向要堅，雖然標的立得很高，但是半途而廢，等於沒有立志一樣。

2. 力行：中庸裏說：「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又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可見「行」在做人的求知方面是何等的重要。恕谷先生教學生「好學」與「力行」並進，並認為「不行不可謂真知」，意思是說行有助於學，凡學寓於行中，必然會得到正確可靠的知識，所以一切學問應該從「行」中去探索體會。如果從道德實踐方面看，凡事身體力行，便可行仁得仁，行義得義。

恕谷先生承習齋之訓，一向反對空談，特重實踐，所以他對學生的督導或對朋友的勸勉，多少都含有鼓勵「篤行」的意義在內。例如說：「刻苦力行，安貧樂道，養親教後；嚴取予，慎幽獨。」（復王豐平書）「倖進者無功；欲速者多躓；矜長者易於見短；好諛者必受其愚。」（富平贈言）「喪不奪於人則仁；遇財色能斷則義；確不可拔則勇。」（贈張籲門序）凡此種種，無不示人以躬行實踐來修身養性，完成一種道德的人格，這和宋儒「靜坐」、「存養」的主張是不同的。

### （二）修業方面：

1. 格物致知：大學裏說：「致知在格物」，含有「行以致知」或「先行而後知」的意思。恕谷先生雖主張知與行並進，但仔細考察他的觀念，仍偏重「行」的方面，認為「習行」乃是治學的根本方法。恕谷說：「格、至也，學習其事也。」這個「學習其事」就已經含有了「行」在內，我們若從顏

習齋的解釋：「格物之格，如之謂親手習其事也。」更為具體明瞭。至於說格甚麼物？他說：「蓋物即身心家國天下之物也。……格物而後誠正修齊治平，各有功力節候也。」（恕谷後集卷五）由此可知他所指的「格物」，不是僅就紙上「即物窮理」，而是實際去習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知能，所以說「學習其事」。

恕谷先生更進一步解釋格物之「物」應以周禮「三物」為內容，即所謂「六德」、「六行」及「六藝」，他說：「蓋六德即仁義禮智也；六行即子臣弟友也；六藝即禮樂兵農也。」（氏著：大學傳註問）又說：「惟以仁義禮智為德，子臣弟友五倫為行，禮樂兵農為藝。請問天下之物，尚有出此三者外乎？吾人格物，尚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後集卷四與方靈皋書）他以這「三物」涵概了世間一切道理，顏習齋註釋為「正德」、「利用」、「厚生」，歸根結底，也就是「誠正修齊治平」的大學之道。

2. 先學後講：恕谷先生對於治學的態度與方式，不贊成一般人解釋以「讀」為學，或是以「講」為學；認為前者易沉于翻閱，後者易流于空言，都有礙於習行實作。他主張「學、學其所行；行、行其所學。」（後集卷五）所以「學」與「講」，應有先後的次序，他說：「古人先學而後講。……後人則以講為學，多事空言，鮮敦事實。且古聖賢講學，如學禮則講禮，學樂則講樂。子游問孝，講以「敬」；子夏問孝，講以「色難」。皆因學而辨，因人而發。」（後集卷四、與朱可亭學史書）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恕谷先生的教學方法，注重啟發，因學而講，因人而教，因行而學，一種實用的教學



方法。

3. 少讀寫多習事：顏習齋教學生，減靜習動，因為主靜必沉於閱讀寫作，不務實際；主動則可習事見理，學以致用。他的「存學篇」裏說：「儒者用力於誦讀者一、二，用力於習行者八、九。」於此可見。恕谷先生從習齋求學時，曾受命三減：「減冗瑣以省精力；減讀作以專習作；減學業以卻雜亂。」（顏習齋年譜）減去一些不必要的負擔，好專務實用之學，如禮樂兵農射御書數等知能。

恕谷先生一如其師，主張減少讀寫，多用於習事，他曾例舉人的身體，來批評主靜一派讀書人的浪費。如說：「今儒墮形以明性，耳目但用於誦讀，耳目之用去其六七；手但用於寫字，手之用去其七八；足惡動作，足之用去九；靜坐玩弄而身不喜事，心遇事迂板，身心之用亦去九。……」（恕谷年譜四）這裏所指「墮形以明性」跟他主張「踐形以盡性」，正是背道而馳的，「靜」與「動」成為顯明的對比。他更嚴厲地評擊宋代學者，說：「自宋儒以主靜讀書立教，杜門繙經，閉目視內，疑於緇羽。而但期明理，不求辦事。將經濟民物如孔孟所謂『朞月三年，大人事備』之道一概削落。流至今日，滋以膺詐。」（後集卷二。贈張巔門序）

上引兩段話，都是針對宋明理學家而發，主要評論他們靜坐明理而不從事習作明理，致生流弊。恕谷先生較習齋稍微緩和一些，習齋晚年（七十歲，是年逝世）仍舊誠告恕谷「力斷文墨，愛惜精神」，但恕谷著書立說，未曾完全斷絕文墨。他雖也說：「讀閱久則喜靜惡煩，而心板滯迂腐矣。」可是卻又說：「然則誦讀可廢歟？曰：何可廢也，但勿為所溺耳！」（與樞天論讀書）由此可知，恕谷

先生並非完全不重視誦讀與寫作，祇是不要過於沉溺，節省精力多習「辦事」而已。

4. 立日譜、考察得失：「日譜」亦即日記。顏習齋先生設學傳道，規定學生撰寫日記，記載終日所學所行，從中考察得失進退，以便督責警省。恕谷先生跟隨習齋受教，立日譜自我考察，他說：「塏感先生（按指顏習齋）改過之勇，立日譜，自考自此始。」（見顏習齋年譜卷上）又說：「予自弱冠庭訓外，從顏習齋先生遊，為明德親民之學。其明德功課，則日記年譜所載是也。」（詩經傳註題辭）恕谷並曾很具體地說明日記的功用，指出日記考察有三：

「心之存日密否？身之視聽言動中禮否？時覺其進否？一也。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學或諸藝，或祇一藝，月考年計有加否？二也。身心就範，學問不懈，則天理日有所悟，人情日有所照，經濟之術日有所閱歷，果變動日新乎？抑乃舊乎？將灰塌不靈乎？此甚可以驗吾學之消長，三也。」（後集卷四，復黃宗夏書）

按這段話的意思，日記第一考察思想行為有無精進；第二考察治學習藝有無增加；第三考察所思所學所知所行，是否日新又新，或板滯守成，就此檢討俾有所改進。恕谷既認為日記有如上三種功用，所以要求學生寫日記，並親自過目考察，以明瞭其學行進退。

茲舉一事為例。雍正六年二月，他偕同學生去祭奠顏習齋先生，將要上車，忽然接到從縣城寄來一包東西，拆開一看，原來是常州一位學生的日記，等到祭畢返家後，便很細心地批閱，好幾天纔閱完。恕谷先生很興奮地說：「天下之不喪斯文也，幸矣哉！孫生得顏先生書及拙著於憚子皋聞（按：

憚臯聞從顏習齋學，與恕谷先生甚密），遂篤嗜。晝有作，夜有思，瞬有存，息有養。省躬改過，力行德行。……」（後集十一、孫生日記序）由此可見，恕谷先生對於學生寫日記是如何重視，教者可從考察中瞭解受教者的功課與品行，做為施教的參考；而受教者亦可從日記中「自考功過」，反省得失，對治學敦品有很大的幫助。這種指導學生寫日記的方法，確是值得今日擔任中小學「輔導」課程的教師們採取的。

本文參考書：

顏習齋年譜、習齋記錄、李恕谷年譜、恕谷後集、大學傳註問、清史列傳、中國歷代學術家列傳。

鄭世興：李恕谷的教育思想（開明出版「現代教育論叢」）